

集部

方麓集卷十二

明 王樵 撰

銘 贊 箴 頌 祭文

周公橋銘并引

天官書東井為水事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詩造舟為梁周官司險知山川之阻而達其道路鄭玄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春秋傳曰

凡啓塞從時杜預曰門戸道橋曰啓城郭垣墉曰塞金壇縣東南五里有錢資蕩受縣東北諸水入洮湖有橋曰周公橋弘治間知縣周公楫所建也因以為名歳久而圮嘉靖甲子廵按御史陳公瑞聞之給公帑助之橋始成始某月卒某月父老請樵志之乃為之銘銘曰

伊古之初民尚病涉聖人憂之始作舟楫造舟為梁見於周詩司險是職啓塞從時司空視塗候必在疆雨畢除道水涸成梁先王之政鉅細畢舉井牧什伍學校庠

序澤陂川梁道有列樹凡以為民無所不具王政之衰民始嗷嗷其所缺者寧止一橋有野不經有民不伍有學無教傳舍官府唯吏於民知食其土愿者土木黠者豺虎陳川不梁鄭輿濟人孰如陳公克脩以勤按察之明撫循之愛知無不為盡於小大二稅之輸邑之薪蒸於是必由享公之成於乎不忘陳公之德橋崇不移水瀰不極

幼子壙銘

萬歷癸未七月六日此兒以生遡吾之年至於七十兒纔七齡人壽難期但見兒之骨格竒聳犀角滿盈見字輒懽喜鼓領學誦書人謂未言之兒而能如此者命哲之徵也吾雖已老猶及見其成孰意病疹七日遽如夢幻使我惘然而自失者一朞父子之情骨肉歸於土兩姊之旁夜夢猶見之將日遠而忘嗚呼哀哉

虞母太孺人真贊

嗚呼孺人往矣惟此如在在者甚真見不可再如或見

之其惟此心孺人之德不忘在人為婦如女媚於舅姑為女如子女中丈夫勤勞兩家無不盡道内外尊卑翕稱賢孝後人歲時惟此是瞻不忘如在永視斯言

孺人者有道懷荆虞先生之配而予先大夫遲菴府君之長女也其懿行别當有述以垂不朽惟兹寫照蓋作於生時者棄諸孫之後出而懸之中堂不勝悲慟隕絶因題數言以示兩家之子孫萬歷壬午春二月辛卯王樵題

二松丈人贊為吳郡伯封君作

冬嶺孤秀不凋歲寒昔陶淵明撫而盤桓君子之節碩人之寛彼有合焉於兹達觀丈人有二如拱如膝丈人貞高與之為三朝夕嘯咏寄傲其間清風徐來如聆管絃明月當席如與晤言丈人獨得誰能與宣

貞烈贊

昔閩有貞烈為他山何君之繼室以死殉夫遵嚴王公謚之曰純節善道何閩之多賢繼此而起者曰鄭門林

女夫亡而從容就義其年為尤少何有旁親可嗣鄭有舅姑未老是皆可以不死而終於一死而後恔者其心以為吾既自許於夫君矣幽明無二天日同皎豈忍有言而不蹈也嗚呼是真足以表人紀而礪風教也

懲忿窒慾箴

老子有言專氣致柔惟忿與慾為道戈矛大易著訓懲忿窒慾戒貪嗔癡除佛三毒不悟性空妄生癡想一切貪心皆為慾障拂意生嗔其烈如火不遑顧思以及大

禍懲之窒之由戒生定定慧相生動常有靜是曰性學是惟聖功修之則吉悖之則凶

夫婦箴

夫婦之際道之造端雝雝在宮萬化之原以慾喪軀以忿兆釁袵席非安大畏在近敬兹戒兹幽獨是嚴家齊國治天下法焉

寫真自題

神潛骨露土木形骸短於米鹽細故長於大體風裁邪

御史之薦我也謂貌安安而心矯矯處世若落落而納善則肫肫邢未識予之面抑何狀予之真况於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寧無有睹乎斯而慨想於來今者乎

雙壽三難頌為少宗伯復齋劉公題

雙壽三難於惟劉公陳之太𨚗程之太中為蘇編禮為陳秦公有子一難夫婦同壽二難壽又同春天作之合三難如兹福德何異木公金母之在人間也耶

義姑頌為大京兆約齋張公題下同

共姜之節盡節於夫義姑之節不嫁以存孤其事孰難真女中之烈丈夫匪惟有功於張氏其有功於世教乃為臣為子之範模危焉與持顛焉與扶惟國家之有賴是同歸而殊塗昔齊伐魯有魯義姑者寧舍已之私愛不棄姪之從姑齊人義之至今祀之豈不曠世而同符

兩世名宦頌

古稱邑令於民最親茍存心於愛物葢尤易於及人以今觀於臨桂張氏父子兩世武平信豐兩邑皆尸而祝

之于去邑二十餘年之後可徵實德在民久而不忘民亦何心是何如昔之大馮君小馮君齊傳僧綽父子為邑有聲人謂傅氏有治縣譜抑猶未也譜世德者相亦有譜焉人將又卜之曰始于信豐有子武平有孫

祭始祖祝文

禮於親廟祀止曾高報本追遠爰及始祧始祖之祭必於冬至取義陽生報本反始蓋聞人道親親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今日之祀列祖臨之在上

子孫聽之在下惟願吾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在官盡忠恪守宗規勿干鄉議稱為禮義之家永賴祖先之庇惟我先靈陰牖其衷俾克昌無替尚饗

將赴浙西辭祖禰文

蚤承遺訓欲進退不愧於吾親昨因病乞休里居者一十四年復蒙聖恩起廢使之待罪浙西義當以餘年報國誠恐力不逮心勤不補拙惟我先靈陰牖其衷俾不至顛越以貽親羞至於枉己以希世犯義以干進則決

所不敢謹再拜以辭

浙江到任告城隍之神文

士而知學則嘗自盟於心必為君子不為小人及其策名委質又嘗自盟於君豈不曰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今日則予小子與一方相從事之始也又敢自盟於神曰勤恤民隱恪守官箴此予小子之所奉以周旋亦望神與相應答時賜時雨共為斯民造福庶不負所自許如有喪其平生舉動違於公論心術欺於幽明則殃咎乃

其自取不敢自逭豈敢以自處謹告

浙西祈雨文

維萬歴三年歲次乙亥五月戊戌朔越十有六日癸丑

欽差整飭杭嘉湖兵備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分廵浙西道僉事王樵敢昭告於浙西土穀山川之神曰今歲蠶麥頗為雨所傷民之所望者秋成為急顧苗蒔方始而時雨未降烈日熯風農夫甚苦於桔橰高原下隰苗蒔未能以及半更數日不雨歲事可憂矣樵等叨長一

方民隱是切敢率僚屬虔禱於神惟神降祐俾甘澤應時百穀用成是惟萬民之望謹告

閱武乍浦祭東海文

南至閩廣北至登萊皆屬東海海寇每乘汛登犯故國初設沿海衛所廵海憲臣專以防禦其在浙西者則外與浙東應援内與蘇松會哨戈船下瀨雖資人力潮信風埶則仰神休惟神效靈有素黙鑒惟誠所助惟順樵等不敢不勉兹屆汛期兵當出洋用伸虔禱謹告

祭旗纛文

三軍之耳目在旗鼓而司命在將將主旗鼓制三軍之進退惟爾有神尚克相之義之所麾來無不摧義之所指討無不服茲當汛期陳師海上水兵相次掛帆出洋用伸虔禱謹告

解任辭岳忠武王廟文

王之忠足以動天地貫金石而人則忌之王之材足以平定中原而天不成之然而王之心則盡矣王之

大義則申矣寧功之不成知身之必危而聞命即班師束身歸朝而無稍愠者踐坤順也知此義者郭汾陽李西平與王三人而已浙之憲司有王之廟貌以司為王之故宅也樵官於此數獲瞻拜今蒙朝命內遷禮當奉辭視事之處近在祠旁三宿祠下依依猶有餘情謹告

辭故浙江按察使王公文

建文之時有擁強兵統大衆授鉞專征而敗降者有據方面托心膂承鎖鑰之寄而望風納欵者公以文吏無

專閫之權而義不以一城賣降遂一家死義追配忠武之言蹈如素擬不為虛發良亦奇哉且公以少司寇因鞫𤋮事持平而左遷則公之存心又可知矣樵官於此數獲瞻拜今蒙朝命内遷禮當奉辭裴回遺蹟不勝餘思謹告

高郵湖告神文

在易之需曰貞吉利涉大川說者曰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樵犯此戒矣舟至

中流風勢忽轉敵風而挽鉅維忽斷傾側蕩搖舟人皆亂默禱於神誠無不動風從後來有若相送神之為我賜者厚矣樵將何以為神報哉蓋聞幽明無二險夷無二惟當慎行其身求不愧於此心寧犯害為君子勿幸免為小人以此報神之賜神其許之乎

弔故太宰古冲李公文

故太宰古冲李公以疾終於錦衣獄中刑部主事王樵以相視至其所而情傷次日為文以弔之曰癸丑之歲

權黨有以通政使遷廵撫者彼方謂見排出外而科臣復論其不堪廵撫權黨上章自理以觸上怒為之逐一太宰一言官特旨起公於家令其復職之任旨下而權姦奪氣自是忌公之心益深害公之計日甚而公不知也公昔以方伯内轉司成少宰歴清華之選尋正揆席皆聖明之特眷公方感不世之遇而彼乃以怨望誹謗誣公可謂欺天矣逆理已甚傾覆不遠於道無慾公則奚慽樵生也晚未識公面以職事邂逅乃於狴犴酹酒

前庭以見子情公之英爽雖死猶生

告故武選郎椒山楊公文

歲在乙卯九月晦日為椒山楊公畢命之辰後二載同年友王樵始補官茲部以提調獄事至而詢問公下獄時事乃即公故所居室為位而哭之曰公之論馬市也樵居先母之憂公之劾權姦也以癸丑正月下獄樵以四月補部隨聞先君屬疾情事迫切急引疾南歸是以不及出一旦之命以救公今再至而公則已矣嗚呼傷

哉言事忤上意者有矣而聖明知公廷杖擬重罪者有矣未有如公之倫嘗苦楚出百死而後死者也腫則兩股相摩堅強若木不能動移潰則血肉淋漓筋出數寸用刀自斷雖獄卒亦歎公為鐵漢而公亦自謂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生死亦甚易事也公於死生之道了矣取舍之分蓋素定矣是以從容不亂死不忘國未了之事猶望後人之補也嗚呼賢哉公靈陟降無所不之炷香酒果侑之以辭雖非其地以致吾私

公其鑒只謹告

祭荆川先生唐公文

古稱王佐公也其人道則未盡抑有其心公心明潔江漢秋陽措為事業發為文章方其未試管樂自許指麾若定伯仲伊吕決機兩陳矢石交下身先將吏意氣整暇公若未死寇何足平何彼悠悠忌公之成朝廷用公公為世用富貴功名公豈為動薦引非人權門網羅公皆不染如涉入河遭時清明論猶未定人為負公公則

何病憶昔避冦公來敝里始得識公遂為知已孜孜接引欲人之善賀氏夜話誨我不倦隨事有發皆啓其端愧予小子静對無言自見之後學覺有進誠之所感不在答問樵之於公不同於時雖未及門可謂心師忽忽廿年始拜公墓宰木已拱庭宇猶故裴囘顧瞻為之出涕公其格思鑒予誠意

祭二溪姜先生文

樵於先生童而受經蒙先生教之必盡其材使之必由

其誠時雖未能離乎舉子之業而凡先生之所自飭者無非示之以儀刑惟先生志潛以確氣和而澄孝弟稱於宗族鄉黨廉靜孚於茂州茶陵一至西南絶徼一歴瀟湘洞庭麥秀五岐乃其感於天者爲可信仕遭三黜何其在於人者不足憑豈非在人者爲有意而在天者爲無情有意者易私而無情者常平故樵有以卜先生之必有後其又奚憾於先生之志之未大行也嘗聞先生欲有所託而不果樵亦未及有請先生之志固不在

身後之名然而遺文遺事執筆篹述是固弟子之職而竊嘗以自盟也尚俟他日有所藉手以告先生之靈乎尚饗

族祭丙六凡文

惟靈性稟淳直學知向方早膺胄選涖任羅江簿官雖卑所伸者志義在不屈漢有高士不為利動不為勢撓取法古人士能自高士之自高無待於外若將終身曾不慸芥知止不殆知足不辱許丞既老而能歸陶令長

貧而自足坐橫膝上之素琴出駕山南之黄犢花外小車任意所如田父野叟談笑有餘農桑之暇時及兵書壯心猶在孰謂其迂年至七十壽則有矣子姓滿前又有後矣惟吾等自幼同游俱至白首正月稱壽於堂歲終則拜其柩矣何人生之難期惟令德為不朽辭以慰夫幽靈惟靈其鑒之尚饗

族祭丙十弟文

語云有志者事竟成君雅負俠氣不肯居人之後身必

頂冠束帶子必策第成名如戰必陷陣攻必先登子克
如父之志果不負予所自盟癸酉亞魁於南畿癸未奪魁
於壁經雖不狀元及第郎官上應列星試政銀臺事簡
官清念大事之未襄急奉差以南征人皆謂君雖死猶
生可謂其生也樂其死也榮矣行且封誥寵加崇階繼
及他日焚黃於君墓榮有不止於今日祖塋之旁卜云
其吉送君長歸形歸而神不滅尚饗

祭靜泉叔文

維萬歷七年二月初二日姪樵謹以香帛薄奠告於六十一叔孀之靈曰惟叔與樵幼而相愛同學同游至於十載海内所難惟志之同昔有管鮑而不同宗道義相勸欣戚相通一家兩世高翁遅翁樵昨起廢叔為色喜携酒相餞期以濟世謂今東南民力盡矣汝久家食目擊其弊茲臨一方毋忘雅意樵拜稽首佩服斯言勉竭駑鈍思濟時艱既而趨朝不暇一面曁昨南征叔已不見嗚呼叔材甚高有學有文家廷孝友親族睦婣鄉曲

推義僮僕稱恩雖未得位以究厥施有不朽者後世傳之鳳阿儒宗許作銘詩百代信史其惟在茲二子嶷嶷成立可待叔雖云亡不亡者在嫠令同歸言啟其藏一觴之奠不及於堂惟靈鑒只尚饗

祭女文

汝兄議婚於馬應圖有王煉者馬氏之孚為有駱子來為媒妁我心不願彼辭難却駕言王馬婚姻往來我為應圖致汝淪埋嗚呼痛哉山東之歸汝年十一駱有官

事懇予甚切予不能從彼始讐予求婚勉允應圖有書館甥一年亦已盡禮求歸得歸彼終不喜駱醉發怒鞭笞媵僕斥名罵我不勝其辱汝在閨房猶未親聞家人切齒予主何人納汚犬豕此侮必報予曰不然此何足校繼而呼汝面肆侵凌汝始感疾如癇如驚繼患乳癰加以產後血虛毒盛瀼血如漏平日迎汝千阻萬艱一日扁舟忽到南關舉家歡喜汝亦忘病登輿入房身體猶硬到牀偃卧乃復顛連衆藥偹嘗卒未能痊汝毋辛

苦不離牀前拭癯進藥夜分不眠一收一潰胸骨已見憂汝不起祈禱無騐晚得汝兄察脉處方汝疾如失汝體斯康扶起而行若自天墮看迎弟婦親戚交賀一家相聚錦綺煇煌惟我見汝心獨隱傷馬氏來迎不能常保父母兄嫂此日歡笑汝亦知之頻日涕泣悔不能留成此蹉跌嗚呼痛哉駱聚羣小夜飲達旦曉則昏睡至於日旰以是為常內外潰亂汝能執禮汝能服勤務盡婦道以感其心不可則死義不辱親嗚呼痛哉裝資田

產送汝此行貨財兒女孰為重輕念汝前日死而復生
翁姑見汝必且歡迎孰意惡翁仍復吼怒毒心無涯百
奉難副惡婿秉之無咸有增汝情難觧連日誹譖頻視
我書淚眼泠泠感慨一决以死為榮嗚呼痛哉予之痛
汝終天難盡汝性聰明死亦不泯迎汝之蒐來駐我堂
汝之所安父母之旁百凡鑒我慰我徬徨

祭繆母文

維萬歷十四年歲次丙戌七月甲午朔越二十日癸丑

金壇通家侍生王樵謹以香帛之儀奠告於繆母周孺人之靈曰嗚呼女德之中為賢母者難為賢母矣有賢子者難敬姜賢矣而子以歜也是以君子歎其遭范母賢矣而子以滂也天下至今並其高孺人生有令德歸於賢者之門相夫啟後乃有子如仲淳志行高潔有學有文予父子辱交頗久每每開予以所未聞豈但吾輩之益友實為今世之古人孺人康寧壽考皆為善之效子等方以百歲為期擬登堂祝禱何乃遽聞僊遊之報乎

然而孺人可謂高朗令終矣天之祚德不止其躬蚤生哲孫以嗣其宗此予等所以為孺人身後祝而願有慰於無窮者也尚饗

祭曹氏姪女文

婦人之賢昔有敬姜歸於季氏夫子蚤亡言不踰閾以禮自將孔子稱之百世有光繼此而作班氏有昭世其家風亦歸於曹不忝於彪克恭於超授經於宮咨政於朝續成固史作漢一經女中之雄大家是稱人之居世

孰重孰輕形骸腐化流芳者名慨惟孺人閫儀無忒劬勞三世穆伯文伯為夫為子不遺餘力盡瘁至死形容枯瘠即其始終一節不忝王氏之女亦踐古人之迹矣而壽纔六十福未滿德此知者所為心惻而為其子女若壻者所宜圖報於罔極者也辭以慰夫幽靈惟靈其鑒之尚饗

祭顧觀海文

維萬歴十四年歲次丙戌十月壬戌朔越十八日己卯

南京鴻臚寺卿致仕年眷生王樵謹以香帛庶品之儀遣子干城致祭於故通議大夫少司馬觀海顧公之靈曰惟公家世丙丑重光兄弟祖孫青鎖玉堂公奮其間光前裕後惠洽鄱陽威行廣右急流勇退家食有年鄉邦仰德廟論推賢帝念陪京鎖鑰之寄慎簡其人乃公是畀丈昌八座蚤晚屬公將來勲業人望方隆何以微疾遽聞不諱欲馳哭公奈嬰瘡痏未能遠出遣子予代鑒予此心公靈如在尚饗

祭張虛菴文

昔游庠序與公後先公才超邁鸞鳳孤騫庚子高科年方弱冠文義卓然先登於岸丙午計偕與公同舟意氣相許始相綢繆我捷丁未公乃下第别公旅邸公則垂涕公學益進公文益高至於己未蔚然孤標時相過從賴公教益同事清源匪朝伊夕暨我南歸公則北轉司徒清望學憲妙選早晚屬公何又差池彼阻公者悔徒噬臍出守滇南時方多故公至帖然鎮定有素民夷歸

服方睹厥成何部使者乃忌公名公遂拂衣單車就道搜索公車彼則可笑菊開三徑蘭滋九畦親朋頻集觴榼相携公樂至矣愧予遊倦不能從公喜公尚健顧公百年予得追陪香山社會林間水隈勝事多方公胡不待厭世慕蜡蚋蛣爭嘬脫屣塵寰作詩告終他人怛化公何從容李杜文章光焰萬丈比時作者公不多讓公雖云亡不亡者存承家濟美有諸郎君尚饗

祭王鳳洲文

維萬歴十九年歳次辛卯春二月戊辰朔越二十二日己丑致仕南京禮部尚書姜寶南京鴻臚寺卿王樵謹以香帛之儀致奠於故大司寇鳳洲王老先生之靈曰文王既没孔子自任以斯文游夏得其一體凡古經傳記先秦以降博士所師授太史所簒録要皆出自孔門文孰加於此者奈何源遠而末益分經師既病於專門訓詁之陋文士又不免於文滅質而博溺心誰為光焰萬丈號稱大家是必才雄一代學綜百氏有其實而後

有其華雖韓歐之特起猶未絶於衆譁明興先正館閣為宗典則為佳至鳯洲公有奇而法有正而葩詩則風人之婉雅頌之莊包羅衆體而自為一體賦則屈宋同工揚馬異曲奄有楚漢歸之弇州之一部而使夫子虛上林之属不足以富而為夸若夫典冊之文浩浩江河有吞雲夢推太華之勢而曾不以自多子長之雄孟堅之法蒙莊之辯惟意之所變化而相忘於範模人見關中之李信陽之何未有若是之富而不知經世之藴公

之所以幸天下者不當在文學之科實也昔在留曹過從頗密樵也早緣同第世講有年昨歲袁安節公既逝今公復棄人間不能不重遺老之歎於天不憖之奠惟公靈幸鑒焉尚饗

祭賀澹菴文

維萬歴十九年歲次辛卯九月癸亥朔越二十八日庚寅姻生前南京鴻臚寺卿致仕王某帥孫楙錕楙鋙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致祭於明故前嘉議大夫澹菴

賀公之靈曰曲阿之墟荆溪百里神秀鍾盤降生君子
誰其繼者澹菴賀公文章政事兼有武功筮仕莆陽倭
奴內犯精神折衝一城無患主駕於南掌計於北雅望
清曹允宜相得夫何見忤出守南康文公遺蹟高山景
行謂公此行前脩可紹四綰郡符兩至海嶠自廉徙瓊
又涉鯨波惟清與通民用太和清則民服通則民便公
兩得之進當八面持節河東守藩楚服總憲江右開府
可卜五開之功曾未及酬中沮煩言公則何尤天之報

公報以錫類既有多男孝子不匱公年七十可當百年公形則蜕公神則僊平生之言盡於今日酹酒公前有涕横溢尚饗

祭于母吳孺人文

猗歟夫人率德不惰敏而好修静以寡過持身如畏趨義則果舅姑宜之曰善事我相其夫君既和且恭雍雍肅肅光於初終父子巍科並赴南宫夫人有喜内助之功謂當從此歴享全福云何一疾至於不淑生榮死哀

誰踵芳躅有炳格言尤可佩服家門之盛子孫之賢履盛思衰持之在謙天富其德胡耆其年有此不朽是謂歸全全美全福含笑九原湖熟之山厥有佳壤秦淮縈紆長江浩瀁窀穸有期宗姻慕仰薦此清芬庶其鑒享

祭纓溪族叔文

叔之敬祖先而敦族誼為能睦於族人叔之友兄弟而及異姓為能好於外姻叔之守耿介而崇道義為能重於縉紳人見其厚往薄來以為富而好禮而實不知其

貧人見其仗義侃侃不假人以言色而曾莫諒其心臨終言不及私惟以祠堂為念宗族相顧為親可謂始終一節氷清玉潔竊以是為知叔之深嗚呼叔則已矣有子克家岐嶷有孫叔何憾哉惟予輩失宗盟之長自今以往誰與話衷素而接慇懃言念疇昔有不覺涕泗之沾襟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于見素文

在正德之初元惟伯舅與先考騰茂實於開先蜚英聲

于獨早晚致政而家居稱金壇之二老集子姪以會文同硯席唯中表爰相繼以登第宜子孫之繩繩本家學之淵源信丕顯而丕承以懿親而為重親世不替兮稱舅甥惟靈之生也後於吾者十二年同於吾者垂白首伉儷偕老子為郎舅亦稱金壇之末有方期相娱於晚景為竹林之七友何一疾而遽弗起豈齊修短者不以住世為長久自吾以下惟墜歷三世之舊言帥羣從薦此微忱於禮何有唯此情之無窮托予言以不朽尚饗

祭靳太安人文

維靈生於相門則為賢女歸於相門則為賢婦逮事舅姑調和鼎鼐克相父子勤勞紳組夫君蚤世教子有成先業克守是賴北冷家聲不墜卓然典刑紈綺是恥圖史自程北冷不禄㓜子方育今日曾孫賴有一叔基構無傾中外帖服婚媾姻婣維持雍睦一叔一孫王妣是依劬勞三代調護孫癸庭無間言家政肅齊可謂不忝於文恪有功於文僖有德有壽閱歷四朝見聞多矣偉

節清標世徽思寵祝望方遥云胡鸞馭遽返層霄嗚呼
儀刑謝矣追思莫逮吉日辰良輴車夙戒忱將薦藻悲
深歌薤送夫人以長歸儼音徽之如在

乾隆御覽之寶

方麓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麓集卷十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何大士

方麓集卷十三

明 王樵 撰

解 問答 策問 雜說

老子解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徼吉弔切

朱子語録莊仲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莊子曰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建之以常無有即此章所謂常無常有主之以太一以儒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空虛則物物皆全矣關尹曰在已無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形物而其理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所謂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同焉者和異則乖矣得焉者失以無所得為得有得則有失矣未嘗

先人而常隨人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堅則毀矣銳則挫矣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嗚呼得老氏之宗旨者莊子也故引於端使讀者知老子之所謂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之所謂道然後可以得其説矣可道者如仁之道義之道可名者如名之曰仁名之曰義老子以為此非常道常名也常道常名本不可道不可名不可道不可名者無也名之曰天地之始有天地則有矣

名之曰萬物之母有天地有萬物有至於不可勝窮而無者常為之主在已無居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形物自著故常有欲以觀其徼動若水静若鏡應若響則其有也不失無之妙其無也能為有之徼此兩者所以同出異名而同謂之玄也有無字皆句朱子謂向來人皆作常有常無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朱子所從蓋舊注也今按此只當以老子本書為證後章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正承此章而言有無皆明言矣若如舊注有名無名猶無關文義無欲有欲恐有礙宗旨老子言無欲如無知無欲無為不見可欲之類吾儒亦言無欲若有欲則吾説與彼説皆所未聞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性之欲則可單言有欲則不可若以中庸喜怒哀樂之已發為即老子之有欲則老子之所以異於吾儒者正欲并此而悉無之也又安肯言常有欲以觀其徼耶且發而皆中節始謂之和今以有

欲為己發則不必其中節而亦可以觀其徼耶徼舊皆讀作竅於山川之竅朱子只如字讀謂徼是邊徼如邊界相似是説那應接處應接處太史公所謂以因循為用是也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曰道家其術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無是中有是徼無是本徼是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輻方六切轂古禄切當丁浪切埏夷然切埴昌志切

輻車輪轑也三十者考工記以為象日月是也轂車輪之心外實而持輻内空以受軸者也當其無有車之用或以車之坐處為無朱子曰非也上文本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户牖埏埴一例葢無即轂中空處也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埏和也土黏曰埴和土為器陶者之事無者器之空處也參同契曰器用者空朱子以為器有形而其用乃在其形之空處是也

牖窻也所以通明古者室東戸西牖無則戸牖及室中空處是也室無戸牖及空處則人不可以寢處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車也器也室也皆有也所以利天下之用者也故曰有之以為利車之受軸器之受物室之通出入光明處皆無也又三者之所以為用者也故曰無之以為用有之為利人所知也無之為用人所不知也故老子特以三者明之言近而旨遠盡乎道妙天下之理不能出此近取諸身形

體皆有也其使形者則無也然以天地之始觀之則耳之聰目之明心之精爽又皆有也而其所以靈所以聰明者則無也無則不可得而言矣生於無也是謂天地根用於無也是謂衆妙之門此有無所以同出異名而同謂之玄也　王介甫曰無之所以為用者以有輻轂也無之所以為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輻轂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為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舊解皆不得老子之意此章知病病病不病是三箇眼目言甚約而意甚包涵言甚近而用之不盡旨甚易曉而人多錯解老子常言無知又言知者不慱慱者不知無知者狥外之知不慱者内照之知也故此言知而不知者知之上也何謂耶亦曰不知而知病耳人苦多病又苦不自知夫身有病而不知烏在其

為知耶此不知而知病所以為上也夫惟知病則能病病夫惟病病則能不病人之於病也未更者玩已過者忘惟當其病之時疾痛真切可謂病病而又晚矣使以此心戒慎於平日則何病之有聖人之所以大過人亦不過能戒而已聖人雖無病而未嘗不病病是以不病是以為聖人也此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可以養生可以修身可以治人保國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此皆知病病病之説也嗚呼其安易持而不持常至欲謀之於已兆而無及者多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尚矜尚也用賢舍不肖賢者在上不賢者在下自然

之理也然以為異而矜尚之則啓民之爭心矣堯舜之急親賢三王之求士有用賢之實而無尚賢之名民且化而不自知將孰與爭耶逮德下衰慕名者忘實矯枉者過正戰國諸侯以得士相傾擁篲迎門延接恐後尚賢之風成於上而士之飾巧馳辯以徼能釣利者爭赴之東漢崇節義李膺范滂之徒清心嫉惡激揚聲名互相題拂尚賢之風成於下而卒以招黨錮之禍乃知不尚賢使民不爭老氏之言有深味

也正言若反此類是也古之聖人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貿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亂而失其常者見所可欲故耳程子曰欲牵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老子之言亦程子之意也尚賢也貴難

得之貨也見可欲也世之所役役不出是三者矣百事集之為憂樂之旅舍心安得而虛乎心實而神氣不內守而腹則虛矣願求必遂為期必成志安得而弱乎志強而精力耗盡於物而骨則弱矣此有知有欲之累也故聖人之治也心則欲其虛而腹則欲其實志則欲其弱而骨則欲其強常使民無知無欲知者亦不敢任其知而有所妄為也夫天下之所以多事起於有知有欲而敢為今也民無知無欲則無為

矣知者不敢為則無為矣天下烏得不治無知無欲

虛其心也不敢為弱其志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蹷音厥數上聲碌音

禄珞歷各切

一者未分之名即所謂萬物之母也一不能不生二二各有一一又不能不生二而為四四各有一一又不能不生二而為八八各有一此造化之所以無窮也一之所注在在皆圓一於覆則天之所以清也一於載則地之所以寧也一於屈伸徃來則神之所以靈也一於虛受則谷之所以盈也一於治則侯王之所以為天下貞也貞正也正君也長也書曰以台正

于四方其致之一也謂天地谷神侯王之一其致一

而已天無以清反覆上意發如震動水泉湧之類覆

仆也貴以賤為本以下專言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之意侯王守其一而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

商各就其職分得不一之一以為一天下自然而治

庶民歸之自匹夫而為侯王庶民去之自侯王而為

匹夫是侯王之貴高以庶民之下賤為基本故孤寡

不穀皆窮民下賤之號而侯王以自稱不忘其本也

致數車無車言人就車歷數之為軫為輈為軸為轂為輻數之至盡無有名為車者然合衆材之不一以為一乃所以為車也以喻侯王之道無為而寄於羣下以成也碌碌玉貎硌硌硌亦作落石堅不相入貎言貴賤高下相須以成當相取相下如軫輈轂輻合而成車不欲碌碌如玉硌硌如石玉雖貴石雖多堅確不能相入則不能合衆不一之一以成用也孔子亦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明大人之道不

當爾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

朱子曰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

待言而寵亦不足尚今乃得之而猶若驚而況大患與身為一而可以不貴乎若使人於大患皆若其將及於身而貴重之則必不敢輕以其身深預天下之事矣得如是之人而以天下託之則其於天下必能謹守如愛其身而豈有禍敗之及哉　今按諸家於此章多妄解朱子此解極發越可謂深得老子之意但於末四句似猶有可議者蓋諸本有作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朱子恐據是本而為解也今細詳之貴愛寄託語意重複老子本文為人妄增損者甚多如此章失之若驚下一有是謂寵辱若驚六字其為贅疣不辯可見惟尋其語脉折以義理文勢則人心之所同然固必有合於古人者矣貴以身為天下四句此蓋承上文而言無身之意無身者吾不有其身所謂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身為憂患之本知畏大患而不能不私其身未可謂之真知畏也故凡私其身以為貴

其身者非能貴者也私其身以為愛其身者非能愛者也善貴其身者不自貴而貴以身為天下之身善愛其身者不自愛而愛以身為天下之身身為天下之身則身非我有而直寄託之於天下耳此所謂無身也無身則有何患匪直無患夫寄託於天下者天下固不得以寵辱及之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亦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葢聞善攝生

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朱子曰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令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葢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

必深泥也　愚按生死兩途也而一機出生入死言中間無去處善攝生者了出入之機而已矣陶淵明詩曰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乃復不如茲善攝生者非謂其能違生死之常理而獨不死也謂其能無死地乃所以了出入之機而善保其生也生之徒由乎生之塗者也死之徒由乎死之塗者也民之生動之死地者好惡無節所為每足以傷生此又一類也三言十有三言恒有十之三也天下之

人十分而此三類居其九趨生者寡而入死者衆無他故也以生生之厚耳別章所謂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凡老子於此意蓋屢言之善攝生者知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惟無以生為而能無死地陸行不避兕虎以下蓋甚言無死地之意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夫兕虎兵革且不能為之

害而奉養嗜欲豈足以殺之然人盖有終身不逢兕虎兵甲而殺於奉養嗜欲者恒什而八九矣莊子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又曰兵莫憯於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此所謂民之生動之死地者也能知為之戒則能無死地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芸音云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以其本無一物也謂之虛虛靜一也司馬子微曰心不受外名曰虛心不逐外名曰安安亦靜也然此虛靜之漸耳非其至也莊子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與撓同

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斯老子之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矣因言虛靜復驗以物理作生也復反也芸芸物多貌言萬物並生吾觀其反而得心則焉夫物芸芸而盛而及其成也生意無有不反歸於其根者歸根而生意閟伏於重陰之下而不復動此物之靜時也是謂復命命

者所以生也葢有生之初一陽動於冥冥之中胚胎下兆而後漸升漸昌以至於芸芸之盛今結裹成就而復還於此以為復生之機故曰復命也觀木之枯者生意不復歸根故不能復生是命不復矣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物且然而况於人乎衆人紛紛與物並馳知有靜者少矣夫重為輕根而好離之靜為躁君而好蕩之此老子之所憫也故教之曰此逐物忘返者是以妄為常誠不可常也誠愚也夫惟復

命是之謂常夫惟知常是之謂明彼不知常而妄作
者未有不凶者也觀復知常此章之要領也下又極
言知常之大知常容所謂不毀萬物也葢空虛則物
物皆全矣如太虛焉萬物出於太虛而不能礙其虛
也如是者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所謂公也公之一
字王之所以為王天之所以為天舉在是矣夫域中
天大王大道大而惟公為盡之惟知常為足以語乎
此見知常之大也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功被萬

物而神明之虛靜不變故沒身不殆此章之言葢莊子所稱内聖外王之道也虛靜之德成則帝王之道倫漢文帝張子房得此意亦既見其效矣然而未盡老子之學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畜許六反 長上聲

易曰精氣為物遊䰟為變此言衆人有生有死之常也人之生也精氣聚而成形氣陽而其神為䰟精隂而其神為魄精氣盛則䰟魄盛精氣衰則䰟魄衰精氣耗極則䰟遊魄降與形相離而人死矣老子曰載營魄抱一無離者只欲守其合也載如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迎侯生生直上載之載營魄䰟魄也楚辭曰載營魄而登遐王逸注曰抱靈䰟而上升也載字無工夫工夫只在抱一無離上廣成子告黄帝曰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此皆抱一之義而其神守形一語即所謂載營魄者也專氣致柔以下皆言抱一之事嬰兒未有聞見思慮其氣甚專欲專氣致柔者如之則能抱一矣致柔者至柔之極也纔有一毫發露即屬剛而此氣即麤矣能嬰兒乎能下一有如字非是凡

六能字蓋曰能如是乎如是而後為至也滌除洗心也玄覽常無欲以觀其妙也無疵無隙也如是則能抱一矣善愛民者任其自生自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所謂無為也如是則能抱一矣天門開闔此造化出入之機我雖用之而知雄守雌不敢為天下先則能抱一矣聖人之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不與焉則能抱一矣生之畜之以下又申言愛民治國能

無為之意首章同謂之玄發明道妙此章乃備言所以造乎此境之工夫故曰是謂玄德抽關啓鑰可謂無隱乎爾者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觀去聲

首二句亦載營魄之意潛心於淵神不外也則重常為根靜常為君矣秦少游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曰

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騖以思用盡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輜重榮觀及萬乘之主皆喻言也

梵川作偈書答達觀上人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上人談平湖事而舉此

自然之道靜人其動機也人生而靜心其動機也一微涉動境山可頽海水可翻其勢莫回也利刃在手莫掣予肘可以百戰無前可以一忿墮首惡氣未散守其殘軀判牒一至消化無餘萬起萬滅咸以是觀

又答

自然之道静人生而静此静不與動對正所謂一㣲之前也大抵人間世有不定然後有爭有爭然後有亂亂到勢窮理須有定定者理也天下理而已矣理定心定我定人定此吾儒達本忘情（上人所引語）之學也事到一定起滅俱無一㣲也無故曰咸以是觀

策問

問大學一篇雜於戴記程子始表章之以為此孔氏之遺言而凡有志於斯道者皆必由是而學焉然後可以

不差也其亦何所據歟西山真氏又衍其義亦頗有所本歟有格物致知之要有誠意正心之要有修身之要有齊家之要其畧亦可得而言歟衍至齊家而止而不及治平二目其又何歟真氏之書既已詳備而近日先正邱文莊公又補其義其亦何所見歟其宏綱鉅領最關切於治道者有可舉而言者歟夫大學傳治平不過絜矩兩言而後儒之著明若將有不可勝窮者果足以相統而不嫌於畧足以相發而不厭於詳否歟願一一

為我言之

特恩與選法不同

嘉靖二十二年嚴嵩欲陞子世蕃尚寶司丞文選郎中鄭公曉持不可少宰張公治曰李序菴子白衣徑除尚寶少卿世蕃以治中轉尚寶何不可鄭公曰特恩與選法不同皇親有白衣拜都督者特恩也世蕃既以官生入選歷都事經歷治中自有知府可陞陞後乞改乃有例耳嵩尋自奏男世蕃見任治中係親民之官乞改授

簡僻一職奉旨着吏部查擬改用得改尚寶司少卿二十三年吏部尚書許讚以男與陞任知府乞減授品級量改在京閒簡衙門改禮部主客司員外郎仍於中書舍人衙門辦事與原陞服色三十六年大學士徐公階之子璠以宗人府署經歷陞雲南廣南府知府徐公陳乞改用引前二事為例改尚寶司司丞徐許二家俱於陞後乞改又俱減授品級與嵩異矣世蕃以治中陞尚寶少卿雖出特恩實壞選法本不可為例故許公為子奏

改遠引先年陞任知府汪登事例而不近引嚴氏之例知其不可也汪登為母老奏願減級改任得改順天府治中上特為許氏從之餘不許也若二十七年吏部尚書聞淵以男思學任宗人府經歷歷俸七年給由例當推陞但身合迴避奏請上命左右侍郎量議相應職事於是思學陞禮部主客司郎中於中書舍人銜門帶俸則又用許氏之例也以上數者雖遞相援比然皆出特恩不可援以為例也

天子絕期

嘉靖二十八年莊敬皇太子薨逝禮官議本朝喪服之制父為長子服期又儀禮臣為君長子齊衰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言從君而服也奉旨天子絕期况十五歲之外方出三殤朕服非禮止輟朝十日百官服制可無謹按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然古禮父為長子喪亦

三年故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本朝雖為長子服期然於國本之重似猶有當議者先朝既未有定議至莊敬太子之薨禮官當詳考以請上裁而止泛引期服則聖語天子絶期之一語宜乎折之而無辭也

建請安儲

嘉靖三十九年原任左春坊左中允調兩淮都轉運鹽副使間住郭希顔奏為天恩未報處君父骨肉之間顧

獻微忠事臣退伏畎畝生未報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稱儌外之敵為中國憂臣切以為帝王欲安天下有緩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内之尤急也臣往歳恭讀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賀臣度曰立儲難皇上誠欲立儲宫則重臣有可與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説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説不從則出位死罪臣之大懼也乃間歳星變地震大殿災皆天垂仁愛之象謬計在廷

或有出死力為皇上計此迄無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念主恩感泣忽然忘生又臣嘗疏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則是不言亦死為負國言之雖死為報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自言者論劾嚴嵩有請皇上召問二王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二王疑而不

自安則事之可慮又有大焉者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使知王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二王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豫設則譏隙所由成是故幼而匪就滕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封者所以强本也今藩府已建不宜久虚願聖明蚤斷遣王就國故曰分封而

兄弟相保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令四郊多壘一日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大聖人萬萬年垂拱者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臣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以議建立亦無不可者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則儲可得而安也疏上內閣初擬禮部看詳聖諭云若用其言第郊廟告行何如於是改擬禮部會同三法司參看聖諭嵩云汝昨一見彼本豈不悶怒但以疑字一端却未見彼懷逆之意本內建帝立儲四字夫立子為儲是

所建立帝誰可同二輔票來又諭卿等所票擬欲下部議然細邪必無可赦之理令不忠之臣不義之民皆惡不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言君只攻輔相槩可見矣部衆皆大臣又謂阿諛可着耳目官看議於是旨下云這本有建帝之說不明禮科便會科道官看議即同奏該科道官看議云仰惟皇上玄穹默佑聖壽同天内外大小臣工悉心仰戴何乃有此悖逆之臣妄為建帝之說以干天聽衆看得郭希顔本以憸壬久遭擯斥心懐

怨望陰行欺謗之私志在傾讒肆為狂悖之語此其罪
不容逭而法當重究者也乞勅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
臣欺罔之戒奉旨你每看彼物悖逆理法俱所不容着
三法司按律擬罪來看刑部尚書鄭曉太子少保都察
院左都御史周延大理寺卿馬森等議得郭希顔所犯
合依造妖言惑衆者律斬秋後處决奉旨這逆犯依律
便着彼處巡按官即時處斬發各省梟示十八日諭嵩
汝於暇日一出可安心贊我未宜功虧于一簣也彼逆

物令法司行文不許將他人替刑必斬本逆自莊敬皇
太子薨後震位久虛禮官四請册立不報聖意無他但
兩殿下俱在京委於事體未便若請裕殿下留京景殿
下就國則事理曉然上何所怒而郭希顔妄測疑間之
端遽及總攬之説則聖諭所謂惡不速行新政者似乎
有是心矣觀四十四年四月聖諭及禪位輔臣徐階答
言我朝原無禪例即在前代亦多弗美所不必言其代
攝一件若攝行政事亦與禪無大異所不當言惟是舉行

册立則本朝廷彝典國家喜慶之事況今皇上只有一位殿下縱不與其名亦何所拚其實乎此須斷自聖心親裁勅諭使恩自上出乃可爾此可以見前後聖意果無他矣惟是臣子不善開導其取咎不足言大臣之姦回固寵者又激怒其間以成上之過舉其貽禍不可言耳希顏之獄法司入西苑見内閣會議之言嚴嵩已先知之怒色而出曰朝廷甚怒今擬何罪刑書鄭公曰擬妖言律秋後決嵩曰可至秋後乎葢嵩上密奏而旨下

如其言嵩復謂諸公曰希顔止望拿問不過充軍即論死不過監候他日新政便得入閣豈料聖明洞燭其姦即時殺了希顔身死而言行未幾景王就國嚴嵩欲加希顔以離間之罪果爾則朝廷之上反生形迹姦邪之不為主謀如此使景藩為永樂間之漢邸則久矣不靖矣幸而上自可保然安知下無有如李鄴侯之所謂欲樹功於舒王者乎

壁帖

吾自少至老惟喜讀書每日從朝至暮手不釋卷雖當事冗應酬少暇未嘗廢覽道途車馬之上未嘗廢思以故六經諸史百家靡不淹貫發明義理敷叙事情文章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所以然者只是熟而已其熟者只是專而已夫命非在外人事盡處命即隨之人事之盡只在專與熟諸男但能如我讀書古人事業亦可到況區區一第哉

讀書只在遍數多不在強記遍數果多雖未能一時即

背誦如流畢竟心與氣合已是熟了待心定氣清再溫數遍未有不背誦如流者也且可以永久不忘若遍數不足止務強記材敏者上口雖易止足以應點一時隨復遺忘與不讀無異其少鈍者催之愈急而心愈忙將熟書也背得七顛八倒了益心忙氣昏之故也故書貴熟讀須在隔夜多者百遍少者七八十遍隨自家材性縱然已熟寧可加多如此一年何書不記

幼時不讀到年長而書猶生要溫又恐人笑則終身自

誤矣

知書意者讀亦可以兼思知筆路者讀亦可以曉作衆妙之門未有不由讀而入者也

朱子語録因論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

變時天地無時不變義剛錄在十一卷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纔熟後又結菩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德明錄在四卷　右因觀庭中山茶牡丹記此山茶葉不落冬間所生者即花之菩蕾牡丹葉早落枝間所出者乃葉之萌芽而別於新枝發藥耳貞下起元無間容息此朱子所謂生理循環也吾人得無因物而亦知所以自省乎

寒冬夜長鷄未鳴而已覺天未明而欲起固由年衰血

少亦坐心不寧定之故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早起至書房取書過戶限失跌致傷額角鼻梁皮破血出踰時方止自咎躁急二字為生平大病不知克治空負手中之書血點其上令童子勿去以存吾戒

知在先猶眼之見也行在後猶足之隨也謂知行無先後者繆也

謂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則可然當知氣之聚散即理之聚散也理者其聚其散之所以然也釋氏謂氣有聚

散而知無聚散其所謂知者何物乎明謂靈知知矣明謂靈知為本性矣幻身有壞而本性不壞故謂無聚散在吾儒則謂靈知還屬氣性即理也所以有心性之辨理氣之分佛氏不然謂自迷者而言則徒有幻心不見本性所以心性為二若自悟者而言則悟心即本性非二也其說無理氣之辨心性之分請折衷以聖人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所謂中者即天命之性所謂道心也不雜於形氣而亦不離於形

氣發於形氣之私者如饑食渴飲之類豈得謂之人欲而欲屏絶之乎所以謂之危者以無道心為之主宰則危耳道心之所以微者以人心勝之耳所以必待於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由此言之則心性豈容無别而靈知不可以為性也明矣

吾儒謂性即理故謂盡心知性窮理盡性存心養性皆有事在而萬法皆實也彼謂靈知為性故謂明心見性謂圓覺謂寂湛謂妙明皆本無一物而萬法皆空也其

自謂空中自有妙用者不過作弄此虛靈爾非物各付物止之各於所之妙用也

能覺者心之靈也所覺者心之理也此心性之所以决當有辨而謂靈知為性本性為空者皆不見性之言也

彦湞字說

曽孫彦湞為吾三世嫡長孫人家益有祖孫不相識者矣有識而逮事未久知之不深者矣今吾於彦湞則孫得識翁於尚健之時且得以家學口傳心授湞頗悟而

孝謹其領受吾教甚敏而確吾既命之名今歲戊戌八月督學使者試其可進進之郡庠年纔十有四於禮未應有字吾以為既游庠序則朋友相呼非字何以稱則又為之字曰孟原夫水之不已而漸進於海以其有原也湞乎湞乎侯女之知所進也尚當以原之説為女申之